

十年以來四川經濟問題之流變

西華經濟研究所印行

西華經濟研究所叢書

十年
以來

四川經濟問題之流變

四川經濟問題之流變

四川經濟問題之流變

▲本書著者所編著之各書

民族經濟學之輪廓

初板一元

奢侈與資本主義(桑巴特)印刷中

戰時四川經濟檢討(上)

合訂五角

歐戰後之金融機構(堀江歸一)印刷中

生產兵論十講

初板八角

中國租界說(植田捷雄著)編印中

四川農村苛捐雜稅概錄

再板九角

▲本書著者編纂中之各書

四川工商苛捐雜稅概錄

再板元二

西康邊疆經濟問題

四川經濟問題之流變

初板元二

如何開發四川

民族意識發凡(經濟觀點的)再板三角八

四川人口態動續論

中國經濟認識論決疑

合訂二角

四川重要經濟新刊述評第一集

科學社會主義科學批判

合訂二角

成都編織工業計問記

經濟研究機關在四川

編印中

經濟論文集存要

▲右列各書統由文殊院巷七號書生書店發行▼

十年以來四川經濟問題之流變目錄

首 頁

目 錄(三)

序 言(五)

一篇 十年以前四川經濟危機之總檢閱(七)

一 引論(七) 二 生產枯窘(十) 三 純消費者增多(十四) 四

財產集中(二〇) 五 貨幣龐雜(二四) 六 稅則繁苛(三一)

七 財富外溢(三七) 八 舶來品充塞市場(四〇) 九 投機事業(四

三) 十 人口病態的增加(四四) 十一 土貨之停滯(四六)

十二 結論(四七)

二篇 四川幣制風潮之總評(四九)

一 引言(四九) 二 四川幣制危機(五二) 三 公差越軌(五五)

四 職能失效(五八) 五 造幣權旁落(六〇) 六 結論(六一)

三篇 四川幣制風潮之分評(六二)

- 一 制止劣幣風潮(六二) 二 振頓貨幣市場(六三) 三 銀幣真偽問題(六五) 四 劣幣與民衆(六七) 五 幣潮可與政爭混爲一談嗎(六八) 六 成都市之危機(七) 七 生死關頭的奮鬥(七一) 八 反劣幣運動(七二) 九 當局應化除成見(七四) 十 危機原動加強(七五) 十一 政治爭鬥之兩面(七七)
- 四篇 四川經濟病態與糧食風潮(八一)
- 一 引言(八一) 二 金融情形紊亂(八三) 三 商店倒閉(八六) 四 糧食恐慌(九〇) 五 恐慌與治安(九三) 六 兩個壁壘(九五) 七 恐慌特種原因(九七) 八 救濟方流(九八) 九 影響(一〇二) 十 不景氣進步(一〇二) 十一 人民經濟轉形(一〇三) 軍閥經濟(一〇四) 十三 反民生主義(一〇六)
- 五篇 四川農村崩潰之幾個尖端(一〇六)
- 一 農村崩潰(一〇七) 二 崩潰原因(一〇八) 三 尖端述要(一一一)
- 六篇 都市經濟衰落與租稅轉嫁問題之困難(一一六)

- 一 種兩都市經濟(一一七)
- 二 常態的都市經濟機構(一一八)
- 三 最後負擔者是都市(一一九)
- 四 營養都市的經濟在農村(一二一)
- 五 農村崩潰(一二五)
- 六 都市衰落(一二五)
- 七 都市衰落是農村崩潰的結果(一二七)
- 八 征稅者看法(一三〇)
- 九 轉嫁不可能
- 七篇 四川經濟建設問題之商榷(一二八)
- 一 生產建設運動與經濟政治基礎(一三八)
- 二 在十字街頭之生產建設基點(一四四)
- 校後序(一四九)

本書重要脫落

一〇一頁第一行排落節目一
行文爲「九 影響」一三八
頁第六行排落節目一行文爲
「一 生產建設運動與經濟
的政治基礎」閱者幸留意焉

十年以來四川經濟問題之流變序

此書乃選集予十年以來報章雜誌上所作之論文而成者也，其文字雖語體文言相雜，未劃一致，惟含義則自有其一貫之脈絡，尙少矛盾架屋之遺憾，十年以來，吾蜀民生，可以由此，窺其創痕之大端，致力經濟科學之賢者，苟有志於地方實際之探討，若見教於區區此篇，其於學理貢獻，雖云小補無多，然民間疾苦之大凡，若劣幣風潮，若糧食奇貴，若雜稅苛捐等，固歷歷在目，未嘗多事隱諱也。殖民地帶之經濟機構，以買辦資本爲經，以軍閥貪污土劣爲緯，內外相應，經緯相織，而科學的機構以成，吾川過去，不少典型之軍閥，故其經濟機構，至足以表現次殖民地物質社會之病源，所不同者，資本主義狐媚天下之文彩妖豔，在四川各地則與通都大埠，略有繁簡之異耳。

蜀人水火之痛，若拙論所叙，聲聲數大端者，雖未經帝國主義者自伸魔手以促成之，然而馬跡蛛絲，推源禍始，孰居被動，孰爲引擎，追求究竟，不難索解，當事之人，只明知其貪墨之行，純屬目主，暴戾之舉，出自性天；然而暗示潛移之出自間接而又間接之敵人，舍旁觀之士，莫由體悟其淵源之所從出。

全書始述十年前之經濟概況，中述十年中經過之各項經濟病態，後復再析其經濟病態之全局，雖間有一二篇章，不自編者手成，以其有關，亦嘗選入。行文敷詞，偶有諧謔，未盡以學術論文之體出之，此亦別有苦衷，閱者不難默察。最後則以商榷建設問題之論文終篇，（此文乃前四年所發表者）世有賢者，諒知春秋相責，好意無窮，千里拒人，夫豈作者，所忍爲哉，夫豈作者，所屑爲哉。二十七年五月九日傅雙无序於東球市巷之寄廬。

十年以來四川經濟問題之流變

一篇十年前四川經濟危機之總檢閱

西陲日報社，屬賤子爲紀念增刊作文，惟作者於經濟學的智識，異常淺薄，立論錯誤，推斷不合原理，以及其他缺點，均望閱者指正，不必客氣民十五。（原來文前按語未加屑撰以存真也）

一 引論

天下未亂蜀先亂，吾爲轉一語曰，天下未亡蜀先亡；這篇文章開始，就引了一些不倫不類的書生思想來作帽子，真是太不時髦了。其實先亂是過去和現在的事實；先亡是最近將來的事實（若是不設法挽救）就事實用成語，只要貼切，又何必一定要去害時髦的幼稚病。（作者意見有變遷請看後序）

先亂的亂源在那裏，先亡的因子又在那裏，我們也應當留心，觀察，思想，討論，這些問題。若要尋這些問題的答案自然不是空空洞洞的考慮，隨隨便便的談天，所能辦得到的。我們要找尋這些答案，第一不可忽略的就是客觀的事實，

尤其要緊的是客觀事實的物質條件。因為人類社會的上部構造，都是以物質條件作基礎的。（作者意見有變遷請看後序）

找尋答案，側重客觀的物質條件，這種方法之來源，又不得不覺得是主觀的了！但是在實際上，這種方法都是學理上告訴我們的，而且是許多人都有同樣的見解，絕不是作者個人的直覺和默會。例如：

物質的生活資料，可以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及一切精神的生活過程——唯物史觀要旨。

到了近幾世紀，用經濟的情形，解釋一切政治變遷（如十八世紀英國的政治，和法美兩國的革命）簡直是很普通的事情——經濟史觀

近代歷史的混亂中……對政治和社會中的經濟元素，均異常注重——經濟史觀

物質的力量一變動，社會組織也必然的隨之而變動——社會組織進化論
經濟一度變化，包含政治一度變化，無論何時征服更改經濟狀況，事實上征服，即起政治經濟根本變化之基——社會之經濟基礎

自從亞里多得到韋伯斯特，也拿經濟作政治的基礎——經濟的政治基礎

我根據這些學理，遂認定了物質的客觀事實，是特別重要的；我們根據那些客觀的事實，遂認定了對政象用經濟的觀察方法，是絕少錯誤的。

四川的客觀的事實，四川客觀的物質環境，明白些說，就是四川經濟狀況實在比他省危險。無論關稅貿易幣制人口，那一樣不是走的自殺之路嗎？經濟一部份的搖動，已足以影響于上部建築，況且四川現在經濟情形，幾乎完全是陷于絕境了！其影響之大，更可想而知，起這是何等可怕的事！

次殖民地的中國，是帝國主義者唯一的大銷場，外貨充塞市場，自然是普通的現象。一方面國民經濟日漸貧窮；一方面，手工業被外來的產業革命勢力把他的命革了。其次就是關稅不能自主，對外貿易無發展之可能。再其次就是，開發實業的權利，大半都落到外人手裏。這些都是夔門以外的普通現象。夔門以內，却不僅止于外貨充塞的幾種危機，有更其他的危機，更有他的十倍百倍于貿易關稅的危機。這些危機與夔門以外的危機比較，最大的差別就是他是在國人製造的，而非外國人製造的；是帝國主義者的走狗製造的，非帝國主義者自己製造的。下文即將次第說明。

據許多朋友的推論和作者個人的管見很覺得四川這種特別而爲他省所無的經

濟危機，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並且應該早一點想出辦法來。不然，國民經濟，一旦遽燃燒的某種程度，社會上將起一種不可思議的大紊亂。到了那時，反轉不容易收拾了。至於應該早點想定的辦法，那却是政治的而非經濟的，是整個的而非點滴的。（此層意見，另有專文討論，茲不漫述。）在此時不能不請閱者諸君，加以致慮。下文述經濟危機的各方面。

二 生產額枯窘

我這裏所說的生產額，是指農產品的生產額而言。尤其側重在糧食方面。四川農產品之危機，其情形與蕪湖米被西貢米戰勝的。又絕不相同，這裏的生產額是一天一天減少，生產額之所以減少，純粹是「人災的」而非「天災的」純粹是「由己的」而非「由人的」。所以這算是四川特情之一種。造成這種特情其原因之重大者，約有下列數端：

種煙區域之增加。四川在前數年，邊遠之地，即已有種煙的。近年以來，因軍閥之壓迫，種煙的地方，更漸漸加多。起初通南巴諸地，如不種煙，當地政府便要抽收「懶捐」懶捐之負擔，較重於煙捐，人民受此種壓迫，不敢說不努力的種煙了。此外還有許多方法，總不外迫着人民擴張種煙的地方，以增加煙稅之收

入。自從那些法子，由邊遠地方，推行達到其他各縣以後，四川全省，無縣莫有禁烟查緝處，即此可以證明種烟地方的多寡了，作者每遇自川東川南川北川西各縣來的熟朋友，必定要問他所在地方種烟區域之寬窄，許多朋友的答案，都說是約佔全縣地方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即使這種說法不精確，但是至少我們也信相他要占全縣地域四分之一。由此我們便可以曉得，每縣每年若在未種烟以前，產米一萬石的地方，在既種烟以後，就只有七千五百石的收入了，假定從前某縣紅苕的額產是二萬斤，現在却只能產一萬五千斤了。然而對手方面吃米吃紅苕的人並未減少，這種離心力的供求關係不是很可慮的事嗎？

戰區。從前四川的戰事，要二三年才有一次。現在漸漸由一年一次而增加到一年數次。至於所謂局部衝突，却是隨時隨地都在發現。從前作戰，大家還要守着不違農時的教訓，每次戰事發生，都要經過幾許的躊躇，雙方都要避免這農忙的夏季，或收穫的秋季。這也並不是他們爲人民設想，不過大家都覺得軍實要緊所以不敢輕舉妄動。現在這種不擇時候不限地方的習慣戰爭，却連大家的糧食問題也不顧了。在戰區內農產品所受的損失約分數種：一，戰事發生在春夏，遂使許多地方，不能耕種，二，戰事發生在秋天，遂使許多農田，不能收穫。三，軍

旅所至，火線到達的地方，農村數年積蓄多半爲之一空。這種損失，因爲無從統計，所以不能得確切的答案。但是我總不相信他們是宗一小小的損失罷！

匪區。匪區的影響於農產類，也同戰事差不多。但是匪區有兩原因，比較戰事爲害更深，這却不可不注意。第一匪區是永久的，戰區暫時的。第二戰區自戰事告一結束後，即勉強可以恢復原狀，匪區却有因一次戰爭，遂增加一部份勢力，擴張或添多幾處匪的區域，在匪區域中的農村，農人若無過通匪的能力，農田一定就會變成荒蕪的地方。這些匪區域，大概在每縣的偏僻地方，他們盤據山林要寨，軍隊團防亦往往莫可如何。我現在且舉一個例來說。川西的金堂，不是婦孺皆知的匪區域嗎？在民八民九的時候，我的朋友某君他告訴我：『現在我的金堂的田產，已經陷於絕境，不能收租了！因爲那個地方的匪人太多，佃戶的租錢，都不能帶出縣境。我們也不敢派人去收租，因爲恐怕不惟不能將租錢帶回成都，并且連人也有被匪拉去的危險。一不久他又向我說『……佃戶的田，已有半未耕插了，收入的糧食通通被匪收受了！……』不久他又向我說，他說：『我現在要變更計劃，停止讀書，另自想辦法了！因爲我金堂的田，完全荒蕪了！佃戶們各家都偷着搬了。我的經濟來源，從此受大打擊了……』同時我心裏想着，

這絕不是我的朋友一個人的損失，只怕還有許多人在同樣的情形下面，即是要吃這幾百畝田裏所出的米的人，也要受同樣的影響罷！這却是個很好一個例子，各匪區的公有情形，說明匪之妨害產額的一個單簡例子。

川西米的反常運輸。在西川內十六屬，照歷年以來的普通現象，還需要外地的米運到內地來銷售。因為省會需要的米額過巨，附近數縣的所產的，還不夠供給這種需要。故必需外地輸入。若是要西川的米時常也能運輸到外地去，那嗎除非有三個條件：第一，某年度特別豐收，其產額超過「內地固有的和外運來的」底數目以外，餘額不能不勉強想法子運到外地去賣；第二，成都人口，因大時瘟或大屠殺，因其他情形而驟形減少以至不足一百萬，不足八十萬，不足六十萬，西川的米，或者有可能向外發展的可能，第三，或一二兩條件，一齊實現。但是今天的川西米。并無三項原因，反轉會漸漸的運起出去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大概就是外地糧食生產額減少的一個證明。同時川西也受絕大的影響。有人懷疑西川米既已運到外面去，省會地方的人豈不是要餓飯嗎？這又不然，西川的米額，雖然減少但是第一次。省會方面的米不過價格有影響；其餘鄉裏的貧民，吃飯的減少。吃雜糧的加多罷了！再過二三年，若再有這反常的運輸，那却是更可怕的事

了。

有了這上述四個原因，便足以證明糧食在四川近幾年來的特別枯窘情形。并且那幾種原因的本身，也是時時在膨漲的，絕不會停止或減少的。同理，即是農產品——尤其是糧食的產額之枯窘程度，是等加速度，一年比一年進步的。至於製造危機的原動力，固不只那四種，茲不過擇要言之。此外還可以證明生產額枯窘的事實：就是近兩年以來的饑民，成千累萬的在各縣發現，最近涪州一縣的饑民大會，竟自有數十萬人之多，川北川南，更難說了。這種饑民的發現又不是完全因為天災。這又是怎樣的？若是將來饑民人數超過全省人數二分之一以上，社會安全和秩序，能否保持，却應請閱者思索一吓。

三 純消費者特別增多

四川的局勢，是特別紊亂的局勢。在這種特別紊亂局勢的政治下面，遂造成幾種消費者加增的淵源。這幾種淵源，大約不外，一，兵，二，匪人，三，失業農工，四，失業的小商人，五，失業的智識階級：五種。這五類人的數目，月月都在增加，並且增加得很快，下面將分別述說。

像這種消費者，我們或稱他為寄生蟲。退步一說，也只能稱他為純消費者，